

：約翰德勃魯在職業上是「飛虎英雄」，而他專業上是位一傑出木刻家。

一九五四、因年紀過高，退休出來，他開始獨立製銅盤與木箱的工作，當他獲一般人信用後，漸漸放棄原來工作，而專心於木刻創作，並且決定以木刻為專心事業。但他非常珍惜自己的作品，絕不輕易將作品讓給商人。而藝術家們對他的賞識，別人是不能跟他比擬，而他的飲譽四方，遠甚過別的木刻家，一九五四年的聖誕節，他出版兩本很成熟的著作，這兩本木刻書出版，一時為之洛陽紙貴，名震藝壇！

他的木刻，每一幅都俱有細膩的線條，精美的輪廓，充滿着事物

的天然生趣。那平靜、安詳、莊嚴純樸的氣氛，是人稱奇。現在這兩字木刻單行本，已再版三次，但仍有搶購，其他雜誌的轉載，又不知有多少呢？

近幾年來，他對木刻的創作更慎重，並且不辭千里，到處去寫生，舉凡高山、森林、湖畔、名川、瀟洋、鄉村、都市，他都有詳盡的寫生畫像，他熱愛自然，甚於一切。並且他對小動物的喜歡，遠甚過金錢。他曾說：「大自然是我的母親，她會指引我，走上藝術最高境界。」是的，大自然永遠是約翰德勃魯的母親，我們在他創作木刻上，就能找到答案。

那湖水的寧靜清潔，倒影歷歷可賞，而湖畔樹木鬱鬱，看起來令人心曠神怡，悠然陶醉於大自然之美。這種作者的敏慧，揉和着大自然的幽美，有似一首美麗的動人而幽雅古典小曲，更像一首美麗的柔情詩。創作較難，欣賞容易，各位讀者細細研讀，必定同有感動。

「海洋」是描寫一根木頭在海洋飄流的一景，全圖用三角刀細直線及點刻和變曲線條，混合刻成，這是一幅高度表現刀法的佳作。而天空右上方幾條直線，正是傍晚夕照景象，意像很深刻。

德勃魯的所有木刻構圖，皆非常實在，穩定而有刀，他似乎實實在在承受英國木刻傳統，喜歡把整幅處理得非常完整。那刀法，都善

於細三角刀或小點刀的混合運用，刀具雖少，不但單調，看起來仍然多彩多姿。這如沒有優良的素描基礎，是沒法表現的。

德勃魯除善長木刻外，對「詩」也極有興趣，有人說，德勃魯的木刻，富有詩情畫意，其實這和他的思想，有密切關係，因為他本身是詩人，他用小爭的優美情調，表現在木刻上。那靈巧的手法，詩般的意境，我們看起來，就很快嗅到詩的美境，大地的芬芳。

德勃魯現仍住在美國加州，以他的才華，以及不斷的努力，在未來木刻藝術的領域內，他的前途是燦爛而光輝的。

藝術家「內在」衝奇異表現力

何勇仁

藝術家在思想領域的束縛之下衝脫出來，在行為上往往由於在特異的思想範疇之中，加上環境的刺激與思想在溶結而表現一項別於常人的態變，故世人常有「藝術家的脾氣是很古怪」的傳說。這種傳說，當然是根據許多事實，而在反極權的行動中，藝術家為了發揮其崇尚的理想與大無畏的精神，曾經有很多不平凡的表現，關於其他特異的態度，足以表現其人生意義者也是很多很多的，分析如左：

一、奇異的抗拒力。中世紀時代宗教的嚴肅思想，束縛社會人心至為嚴厲激烈，一般人至於火炭之中，敢怒而不敢言，立在思潮前端的藝術家，遂首先發難反抗，其改革手段即為騎士文

學改變為詩歌，由人間（而非屬於神的）的情愛編製優美的文藝，作品內容頗多為反抗宗教的約法，與指責唯神論的信仰；其中最顯著者如十二世紀末頁之詩話，敘述阿加仙與妮高力發生戀愛，而為其父家練伯爵所阻，家練伯說：「如果有人娶妮高力為妻者，當神咀咒，墜入地獄」家練以為以此即可以嚇阻阿加仙的戀念，誰知他慷慨激昂地聲辯：「我不想居住天國與那些衰頹一世的老人為伍，我祇甘願俯妮高力與世之學士、文人、美人、英雄，俱入地獄之中。」這種超然的啓示人間的真理，不顧一切的勇敢抗議，的確是千古不朽的。著名大學問家伯打曾對此種反抗思想加以批評，認為此種反抗思想之出發點乃完

全尋求「心的自由」與「理性的發展」，並根本否認神與天國的真實存在的價值。其他的例子，如十三世紀的「浪遊之歌」乃以樂牛享美為人生目的，其中有一節為述敘人生的「送葬之歌」，其內容以為「人生的時間實在甚短，死亡之後又歸於虛無之鄉，故人生在世，惟詩及時行樂，不必信仰來世亦臨之說，亦不信追求靈魂的意義，只須時刻握緊現實，安排合理的享受。」遠在神權思想的十三世紀，即有如此反抗、否認、甚至於求改進、其思考的突出、卓立、勇敢、抗舉那板包圍的黑暗環境的力量，的確令人佩服與讚美的了！

歷史告訴我們，不為利祿所誘，不為金錢所惑，刻苦廉正去追尋人生大道的史蹟，其中藝術家佔很大的篇幅，法國革命時代，有許多革命的人物，即乃當代著名的藝術家，在中國革命史上也有同樣的事蹟，革命巨子不乏為著名的人詩與畫家，即注反共戰爭中，在大陸淪陷前夕，政府有兩個重要人物不願撤退而願意獻出其生命與匪鬥爭到底者，其中有一人即為藝術家呢！

、精神的超越病。精神分析學在現代是很惹起文學界的重視。那本「夢的解釋」曾狂熱的掀起思潮的澎湃，因為由於這種學理的發現，使得人類在大部份知上及生命的學理都能得到極大的啓示，而且由於這門學理的透澈的發展，得以使「文藝創作心理」「變態心理」「兒童心理」及「性學」等方面的研究發展，都能另開一個學術研究上的新紀元呢！

藝術家爲了生存的慾念和痛苦的掙扎，常時不滿現實社會的一切，同時爲了超越理智去發揮思想上創造力的衝動，常有違反習常的動作，同時又因爲理想境界的高超，一遇刺激，神經系統便非常容易發生「病變」的狀態，因此使我們知道，歷史上一些出類拔萃的作家，往往都是一些心理變態者，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歌治，他知道自己已有瘋狂病的，他常說：『我的病越厲害，便越是一個藝術家』如果我們體會他的話而予以分析，即我們必能加以了解他的狂病并非無因的；至少我們明瞭他乃在極端醉心追求理想的藝術，其

心緒與眼力常會對大自然發生異樣的景象及色彩，在此情形之下，如操之過急，即會發生精神超越病的。他在此情況中，其狂樂不能自制，乃以作品發洩其狂樂，故能製作如萬馬奔騰，他一連不停竟作了二百多幅傑作，每件乃表現其人生的刺激的，其作風品格大反前人的窠臼，作品完成後，他便自殺了。

歌治那種狂放的病態遺留在歷史上，自不易獲得人們完全了解的，但我們對於他的狂放的氣質，應該認爲乃足以代表藝術家的精神超越的病的，我們可以設想歌治的心境是怎樣磊落光明，人類的黑暗，社會的是非，早已在他洞鑒之中的。中國藝術家素受放浪形骸，以如閒雲野鶴爲最高的理想，有許多人樂於被人稱其爲瘋子的，以爲「不狂不是名士」。這其中輕重雖然不同，但亦與精神超越有關。明末大畫師八大山人的奇異畫風，今已成爲國際大師，法國畫壇已認其爲法國野獸派之前驅導師，但其行狀「襟懷浩落，慷慨嘯歌，世目以狂」，其平時是常裝成啞巴，不言語而狂飲，寫畫一揮而就，恐怕也與精神超越病有點關係吧！

三、機械生活的仇敵。景滯木納的機械式人生觀可能是藝所家最大的敵人呢！日本文學巨人廚川白村在「機械與人生」裡說：『人類造了許多防害自己的本性與自由的圍檻，這種製造的成效，使人類自己也深感痛苦，若論到世事的矛

盾的確沒有比人類生活的矛盾更多的了。但我們總感覺世間的生活，似乎自有其責任與意味（生活的意志）亦隨着矛盾而自然增強。因爲有了這種矛盾的存在，人類置身於現實有混雜的現世，善與惡，真與偽之中，遂陷入於沉淪的苦境，宇宙的生命現象開展成爲假稱的最富變化氣質的人生萬花鏡，剝奪人類個性美，束縛神聖自由的惡毒，同時接踵而至，人類的思想智慧所發明種種可以使用的機械，其實則人類反被機械困縛利用，而陷於機械文明壓迫人類的時代」廚川白村的批評的確非常精闢的，他是一個忠實主觀寫作的作者，其作此言論的重心並不在機械本身方面，而乃在感嘆人類獨立的人格竟爲機械文明所壓迫，結果人類生存之自然本能反爲機械所利用，而變成機械的人生，這一現象的結果，當然是非常可怕的，中國廿餘年前所推動的「新生活運動」曾標示「生活藝術化」即爲對症下藥的一種良方。而事實上，機械主義是打擊唯美主義最大的敵人，牠會消滅靈感的發生的，我們可以設想，機械主義的詩畫及其他作品，還會有靈感的存在的嗎？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共產黨政權國家裡面的詩人畫家小說家，及一切的藝術家所受到極權的機械式的支配製作政策的控制，靈感完全消滅了，真正的藝術品也消滅了，真正的藝術家如不反抗也自完全消滅了！